

一位资深电视制片人的倾听与表达  
*The attentive listen and expression of a senior TV producer*

# 正在现场

ON THE SPOT 郑标 著



一位资深电视制片人的倾听与表达  
*The attentive listen and expression of a senior TV producer*

# 正在现场

ON THE SPOT 郑标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河北教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正在现场 / 郑标著.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6.5

ISBN 7-5434-6091-2

I . 正... II . 郑... III . ①文化事业 - 概况 - 河北省 ②名人  
人 - 访谈录 - 河北省 IV . ① G127.22 ② K820.8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09521 号

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网址: <http://www.hbep.com>

地址: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5 号, 050061

发 行 河北麦田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制 河北省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260 千

印 数 1-4000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ISBN 7-5434-6091-2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 陈志伟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0311-88641271, 88641274

邮购地址: 050061,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7 号中化大厦 1101 室 麦田书友俱乐部

(0311-87731224 E-mail: wfbooksell@vip.163.com)



郑标，河北辛集人。河北电视台制片人，主任编辑。1966年生，1991年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2005年结业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生班。1993年起从事电视编导工作，作品主要为纪录片和电视晚会，曾获得河北省首届纪录片、专题片十佳编导荣誉及各种国家级奖项。能作文，为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好戏曲，系戏剧大师裴艳玲先生入室弟子。钟情电影，长期担任电视台电影栏目赏析嘉宾。有《纪录者》等数种书籍出版。

策 划 = 邓子平 谭 湘  
责任编辑 = 郝建国 柳刚永  
装帧设计 = 传 薪 徐春爽

# 自序

2005年夏末秋初的一天，我乘坐着巨型的维京游轮，航行在波罗的海上，从芬兰的赫尔辛基赶往瑞典的斯德哥尔摩。维京游轮的这个“维京”和维京海盗的那个“维京”是一回事儿。所以，当我登上游轮的一瞬间，有人说“你上了贼船了”，身边所有懂汉语的人都会心地笑了。维京只是北欧的一个地名而已，可是，在全世界一提到维京，人们马上会想到海盗，这是没办法的事儿。站在甲板上，欣赏着波罗的海的海上风光，我脑子里想着的却是拜伦的《海盗生涯》、好莱坞的电影《加勒比海盗》和《泰坦尼克》。我扪心自问，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我乘坐着巨型的维京游轮，航行在波罗的海上，从芬兰的赫尔辛基赶往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这是真实的吗？

做电视人十几年了，出差的机会比较多，常常会生发出身处何地甚至“我是谁”这样的感慨，对真假的判断也时有失误。

行将“不惑”，用王朔式的语言说是“奔四张了”。不过，王朔创造这种说法的时候，还没有百元大钞，否则，“奔四张”应该指的是快四百岁了，那样的话，这样精彩的语言该无法问世了。虽然快“不惑”了，但关于真和假的“惑”却未见减少。我想起2003年秋天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进修班时听过的一次讲座，主讲人是光华管理学院的王建国教授。他认为，真和假有时候是很难分得清界限的。他举例说，一个真正的皇帝和一个扮演皇帝的演员，谁更接近于“皇帝”？人们肯定认为答案是那个“真正的皇帝”。可是，如

果“真正的皇帝”只在位很短的时间就下台了，而那个“扮演皇帝的演员”却演了一辈子皇帝，天天在舞台上享受皇帝的各种待遇，那到底谁更“像”是真正的皇帝呢？王教授举的例子很简单，其中的深意却耐人寻味。

经常有人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又有云：假作真时真亦假。然而事实上，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往往是很难看得真、看得懂的。正所谓“雾里看花，水中望月”，有一种朦胧的美。不过，人最看得懂的，是自己的年龄。虽然大部分女明星在给媒体提供自己的简历时常常会隐去年龄，那是她有意不告诉你，人家自己对自己的年龄当然“门儿清”！

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时间的感觉，真可以用小时候学写作文时常常用在开头的两句词儿来概括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眼看着四十岁的生日在望，就像我们的城市常常拿新建的建筑、公路、桥梁给党的生日、祖国的生日献礼似的，我拿什么给自己“献礼”呢？

既然自己常常以文人自居，那么，把这几年的文字“攒”本集子吧。虽然做了电视人之后，更多的是“用镜头说话了”，人懒了，笔钝了，手也生了，可还是有那么一份出书“情结”在心中“埋伏”着的。

有了这个念头之后，就抽着工作的空儿开始“清仓”了。挑挑拣拣，“凑”了这么一本小书，就算作是给自己的生日“献礼”吧，也请读者“检阅”一下。如同建筑、公路、桥梁那些献礼工程常常为了赶“献礼”的工期而质量大打折扣一样，我这“献礼工程”也要赶“工期”，再加上“建筑材料”本身就可能存在质量问题，所以，在请读者“检阅”之前，还是要先“自我交代”几句。虽然对于“真”与“假”的问题常常存“惑”，但对自己的这点“来头”还是能够“真实把握”的。

全书分成了若干辑。第一辑名为“对话录”。在我负责的电视栏目中，从2004年9月起，开辟了一个对话板块。从我曾经对话的数十人中，选出了七位文艺名家，收入本辑。内容是根据采访录音记录的，为了保留“现场感”，只作了技术上的处理。第二辑“欧洲日记”，是我自2001年至今，三次出访欧洲的日记。同样为了“现

场感”，仅略去了少量不宜“张扬”的文字。第三辑为“千字文”，大部分是十几年前给石家庄日报一个名为“潇洒侃一回”的专栏写的“豆腐块儿”，现在看来虽然幼稚，但是原汁原味的，也是“在现场”。第四辑叫“艺评”，虽名为“艺评”，谈的也并不全是艺术，有的也只有“述”而没有“评”。第五辑名“看电视”，是有关电视节目方面的学术探讨文章。我是职业电视节目制作人，个人认为，收入本辑的几篇文章尚有一定价值。第六辑“拍片记忆”是电视节目创作手记。在“附录”中，收入了三篇有关我本人的文章，以便读者对作者有更多的了解。

很多人出书都请名人或者领导、同道作序，这就像一个人要做长篇发言，总要有个人给“主持”一下，把要发言的人引出来。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儿。我也曾想这样做。从事电视工作的十几年间，也识得为数不少的名人雅士，有些还很有交情。可是我终究没有请他人作序。原因很简单，人家说一声写得好，自己当然高兴，但怕人家言不由衷。万一人家“一不小心”说了实话，说写得不好该怎么办呢？思来想去，还是自己来几句开场白的好。

借用一下梨园的行话，您拿到了这本书，已经给了“碰头儿彩”，听了我念的“引子”和“定场诗”，接下来该看我的“唱念做打”和“手眼身法步”了。如果还有那么点意思，您就给点掌声吧。

#### 郑 标

2005年10月26日

# 目 录

1	自序
对话录	
2	裴艳玲：我坐科就是京剧
14	徐光耀：《小兵张嘎》故事多
31	赵贵德：艺术家首先应该是思想家
37	王海平：祝福河北纪录片
51	尚长荣：京剧永远不会枯萎
62	任旭东：《地道战》是我一生中的最高峰
71	冯骥才：要保护好我们的文化遗产
欧洲日记	
84	2001年，一赴欧洲
116	2003年，二赴欧洲
150	2005年，三赴欧洲
千字文	
174	爱哭的女友
176	爱笑的女友
178	准备做个最佳丈夫
180	家有贤妻
182	围城内外
184	温馨总在心中留

186	想起了“小卫”
188	师恩难忘
190	恭喜发财
192	人在病中
194	做个凡人亦欣然
196	做个名人自欣然
198	你不必太在意
200	走过猴年
202	那晚，我走进歌舞厅
204	谁能花钱
206	活出质量
208	“报痴”轶事
210	为自己喝彩
212	谁与安娜共舞
214	无聊
216	没钱
218	无奈
220	没用
222	假如我是个漂亮女人
224	名片
226	爱看电视广告
228	体验善良
230	果园记趣
232	让生命去等候
234	中国有座雷锋的“峰”
236	郊游那天
艺  评	
238	有关梅兰芳的三次学术争论
244	武强年画

250	陈逸飞油画的价值
254	我眼中的裴艳玲：从远景到特写
257	一本书和一个电视栏目
259	2001年度河北十大文化人物
262	2002年度河北十大文化人物
265	“戏痴”刘凤岭
270	我的师父裴艳玲
 看 电 视	
276	文化栏目、栏目文化及“有文化”的电视人
281	对外电视节目的选题原则
286	有关电视节目主持人的三种误读
293	生活节目中的纪实
301	在路上：解析《中国河北》
307	电视人应当重视学术的力量
309	关于春节晚会的个人构想
312	三种动物和记者站站长
 拍 片 记 忆	
316	露天剧场的盛宴
319	那些加班的日子
321	家乡戏的诱惑
323	香港的国庆之夜
326	《澳门印象》的印象
 附 录	
330	“学者型”电视人
333	拜师的缘起
336	快乐是我们的夫妻哲学
 <b>正在现场</b>	<b>6</b>
	339
	后记

## 【对话录】

---

## 裴艳玲：我坐科就是京剧

裴艳玲，生于1947年9月。祖籍河北省肃宁县。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京剧坐科，5岁登台，9岁挑梁，少年成名。12岁转从河北梆子。20世纪90年代中期，重新回归京剧，并倡导“京、评、梆三下锅”的艺术形式。

裴艳玲是一个具有传奇经历、具备艺术天才的女人，是一名曾带动一个剧种并倾倒了亿万观众的优秀演员，是被梨园行称为“国之瑰宝”的艺术大家。代表剧目有《宝莲灯》、《八大锤》、《夜奔》、《武松》、《翠屏山》、《南北和》、《火烧连营》、《钟馗》等。曾荣获中国文联评选的“跨世纪之星”称号，两度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现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河北省戏剧家协会主席等职务。2004年4月，出任河北省京剧院院长。

郑：您现在的职务很多：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河北省剧协主席、省京剧院院长，大家叫您裴主席、裴老师、裴老板、裴院长，哪个称呼是您最愿意接受的？

裴：我就是一个演员啦。就叫裴老师吧，叫老师最好。叫院长也是情理之中的，你担任的就是院长嘛。老板这个字眼我们在国外比较习惯，喊老师就有点不舒服，喊裴老板或裴先生这都是比较合适的。在国内大家一般都叫老师。我在香港惯称裴老师，新加坡也惯称裴老师。

河北梆子这个旋律在我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根底。我唱的是改良的梆子，不能代表河北梆子，真正的河北梆子不是我这个味。

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是12岁进当时的河北梆子青年跃进剧团，然后一直到50岁才离开河北梆子，也就是说在梆子领域有三十多年。您最初学京剧，而且5岁就登台唱戏了。那您觉得在河北梆子领域这些年当中，京剧在您的心目当中是个什么地位？您当时吊嗓子是吊京剧还是梆子呢，或者是业余时间唱京剧，登台时唱梆子？

裴：老实说，河北梆子这个旋律在我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根底，吊嗓子我也从来没吊过梆子。我虽然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进入梆子剧院，当时河北省为了繁荣这个剧种把我们调进来。但年轻的时候我跟弦儿不怎么说话，不跟弦儿打交道，都是些昆曲戏，《夜奔》啦，《探庄》啦，《八大锤》啦，《闹天宫》啦，都是些武的东西。“文革”十年又是8个样板戏，女人又不能演男人，也基本上跟弦儿不说话。后来一直到我带团出国演出，我演出的剧目基本上京剧、梆子、昆曲，各三分之一。所以，我第一次在香港演出，人家说你唱得这是梆子吗？我说我唱的是改良的梆子，不能代表河北梆子，真正的河北梆子不是我这个味儿。实际上我的剧目有相当一部分是京剧方面的，比如《哭灵牌》、《火烧连营》非唱京剧不可了。非要跟弦儿说话的时候，没办法了，我完全是凭着本能反应，用京剧的那一套去套梆子，不管什么戏都是这样套下去。

郑：无论如何，河北梆子给您带来了极大的声誉。也是因为您，才使河北梆子的影响力得到进一步的扩大。但实际上梆子在您心目中的分量很轻，您的情结还是在京剧上。

裴：不是我这个情结，我原本就是这个底。你放心，你打梆子底，你唱什么戏都是梆子味儿，你打评戏底，唱什么戏都是评戏味儿，你打京剧底子，你唱什么都是京剧味儿，这个基础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不是轻视梆子，其实梆子这个剧种的分量也很重，它的历史



© 2005年6月的裴艳玲

也很长的，而且京剧也移植了很多梆子的戏。就我个人而言呢，有人说这是梆子界的，其实稍微熟悉我一点的人都知道，不管念啊、唱啊我基本上都是按照京剧的规律去套河北梆子，因为河北梆子我等于是半路出家。小时候我看梆子，但是我没正经学过。京剧这个剧种，很大气，很大方，你用它的东西去套地方戏，会使地方戏好看、好听、高雅。如果你拿地方戏那一套去套京剧，套不上，它是这么一个问题。



◎ 裴艳玲在家里的门上安装了特殊“设施”，用来“耗腿”。

郑：最近网络上有些言论，就是好多河北梆子迷对您有关梆子的看法颇有意见，您对这个怎么看？您上网吗？

裴：我不上网，我也不太在乎这些问题。不管是梆子迷、京剧迷、评戏迷，他都是代表一部分老百姓的喜好。我还没唱梆子的时候，那时我们剧团到农村演出，还没唱呢，老百姓就问，是皮黄还是评戏，我们说是皮黄。“不看，我们看评戏。”就是这样。你会觉得，哎呦，我们剧种他们怎么不看呢，为什么非要看评戏呢？这个你也没办法，因为他就喜欢评戏。石家庄还有一些人喜欢丝弦的，他就是喜欢那个土味儿，要的就是那口，这个非常正常。

郑：所以这些人发表议论您认为是很正常的？

裴：很正常。河北梆子从剧目等各个方面，按地方戏说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戏。确实，我在梆子里边经营了那么多年，而且也搞得不错。他们会觉得，你为什么把梆子说得不好呢。

郑：但是您是客观表述您的观点？

裴：如果我不是站在京剧这个立场上，那么我那时也不可能那么辉煌。如果我真的在梆子里怎么长怎么短，那倒是太奇怪了。梆子有《探庄》吗？有《夜奔》吗？你能唱《闹天宫》吗？有人说我《南北和》唱得不错，挺有技巧，我说我那是玩儿呢。对我来说，那是一个玩笑的戏。因为唱梆子和唱京剧的嗓音是不一样的。我的嗓子没那么高，所以我是无奈，很无奈。但是怎么唱，这是我自己的问题。没有贬低谁抬高谁的意思，因为在我身上确实发生了这件事情。我是这么过来的，可能别人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是吧？这应该

是很客观的。有很多很有名的演员，他们走的路完全跟我不一样，他同样唱得大红大紫。梆子演员也不是非要学裴艳玲，非要京剧坐科什么的。所以这一点，要实事求是。面对环境，你想达到什么结果，那就看你自己的追求了。

我本意，我是喜欢京剧的，这个剧种对我有诱惑，因为它很难。难的东西对一个人来说很有吸引力。不能因为我演了《宝莲灯》《哪吒》这些儿童戏，就说裴艳玲是著名的短打武生，这说明不了什么。

郑：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您从河北梆子重新回到京剧。我相信您那时是比较兴奋的，终于又回到了自己的本行。但是，似乎没有演出几台戏，您就从河北观众甚至全国观众眼中消失了，那时候是一种怎样的情况呢？

裴：消失的过程跟这个剧种没有直接关系。从我本意，我是喜欢京剧的，这个剧种对我有诱惑，因为它很难。难的东西对一个人来说很有吸引力。如果这个东西根本不费力，我在这儿睡十年也能做到，这就没什么意义了。消失的原因不是纯艺术的背景，一个人在社会上走过的历程是被方方面面所限制的，它不是单一的。我们河北应该是一个多事的这么个地方，不光河北，别的地方也有这个情况，在艺术的道路上也会碰到一些沟沟坎坎的事情。其实我是不想离开的，从本意来说，没有一个孩子愿意离开自己的母亲，不愿离开。但真正地离开一段时间，可能会调节一些东西，它会慢慢地自然地改变。我当时觉得这样也可以腾出大把的时间来。我唱梆子没有压力，唱京剧我还得好好用功。我也需要这段时间。不管从爱



◎ 裴艳玲在排练场练功

好角度还是事业角度，这段时间对我来说，尽管好像跟老百姓见面少了，剧目不像原来演得那么频繁了，但对我个人修养来讲，是在爬坡吧。

郑：您离开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您总结提高的过程，您对京剧也有了新的认识。

裴：对，原来我唱的京剧，你让我自己说属于哪种味儿的，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因为小时候这个戏也唱，那个戏也唱。马派也唱，麒派也唱。

郑：我印象当中您唱《火烧连营》好像是尊奚派。

裴：也不完全是奚派，也有高派的东西。对我来说，正好这段时间裁决一下自己，究竟你是归马、归麒还是归谭。作为一个演员来说，特别是京剧有那么多的流派，应该不能泛泛的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我不赞成，尽管一个人的能量很大，应该是有专门的一种走向。

郑：我自己理解，似乎这些年，您渐渐地把精力转到余派上来了。

裴：对，这也是前一段时间，表面上看起来裴艳玲的名字非常淡了，其实我真正的有所求、有所思。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自己有我自己向往的东西，我有我自己的要求。

郑：您现在越来越尊余派，您是根据自身的演唱条件还是由于您对余派的推崇？

裴：几方面吧，一个东西的诞生决不是孤立的。小时候为了挣钱，带团演戏你就得什么都唱。小孩子唱戏也好唱，不管你学马派、学奚派，只要有那么几分味儿，观众就非常满意了。后来我考虑，自己的年龄段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你不能泛泛的、乱乱的，一会儿唱这个，一会儿唱那个，这样自己也会搞得非常杂乱无章，年龄不许可了。究竟你应该归马、归谭还是归麒？这些问题上需要做出选择。首先是自己的表演风格，所谓表演风格就是那个气度。你的主体是什么，这是不能破坏的。还有就是你的嗓音条件够不够高，不够高就不能学余，够高干吗非要限制自己呢，那不难受嘛。

郑：好像在京剧领域，女老生中学余派成就最高。除了早年的孟小冬、张文娟，还有现在的王佩瑜。这是不是因为女性的嗓音条

件比较合适余派，好像学谭派、马派的，女老生少一些。

裴：有这个问题，学麒派的就更少了，基本没有。人家好噪音不会压成麒派那样，唱不出他那个味道，还有体形、形象的原因。

郑：在和您接触中，感觉您对余派孟小冬比较推崇，您有没有把自己和孟小冬作一个比较？

裴：那我可不敢比。孟小冬有传奇色彩，扮上戏不像女人，这个我是知道的。在台下，女人味儿十足，只要一上台，扮上妆，那完全是个正宗的老生。而且她那个味道，男的也是没法和她比的，你也学不来，只有在她身上你才能想象到那个味道，这是我听前辈讲的。她晚年的时候不怎么唱戏，一是生活上过得去，二是身体不怎么好，三是她到了香港。反正诸多原因。不管什么原因，她留下的东西不比别人多，演得戏也不比别人多，但她为什么在京剧界被人重视，什么原因呢？原因是她大部分精力都在钻研学习余叔岩先生的那个味儿，她是在做学问，她真正的是塌下心来钻研。

郑：余派她继承的最多。

裴：继承的最多，说明她不是图花架子。拜师余先生后，她能够细心钻研。她的这个作风，我们这代人应该好好学习，至于能不能学成孟老太太那样，那肯定不行。因为功夫不一样，能学到千分之一就很幸运了。拜师以后，她把原来的都丢掉，完全把自己当学生看待，而且是那么实事求是。这多好。搁现在，一般人可做不到这样。有些人刚学两出半，就感觉我就是当代的谁谁谁了，一得机会，早忘了师傅。我认为还是应该做老实人，踏踏实实地研究，认认真真地学习。其实这个里边有很多乐趣。

郑：您最初的时候是学武生的，而且也演了很多年武生戏。

裴：你讲的武生戏是在哪个剧种？

郑：在京剧啊！

裴：京剧中我是老生为主。

郑：文老生还是武老生？

裴：其实文老生唱得多。

郑：那我理解了，您本身是学老生，同时武生也演得非常好。但不管怎么说，当初大家还是欣赏您在《宝莲灯》当中扮演沉香时的那几十个旋子。